

张厚载的“戏剧”人生

魏邦良

“余自幼笃嗜戏曲，以听歌为乐，清季所观名伶演剧……民国以来，历任旧京各报剧评，随观随记，刊布以后，剪贴于册，三十年来，盈篇累牍，置之篋中，不忍弃也。寒窗无俚，偶加检阅，评论是否有当，不敢自知，自有待于方家之指正，而所记伶工剧目、地点时日，则均属信史。”

——张厚载

梅兰芳的粉丝与宣传者

张厚载，笔名聊止、张繆子，他生于1895年，卒于1955年。张厚载出生于官宦之家，童年、少年生活优渥，课余频繁出入戏院，看戏成瘾。

1908年，14岁的张厚载考入北京五城中学堂，当时古文大家、著名翻译家林纾在这所学堂任汉文总教习，倾心古文的张厚载很快成为林纾的得意门生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，北京政局动荡不安，张厚载全家和老师林纾一家都逃往天津，躲在租界里。当时张厚载在北京五城中学堂尚未毕业，便转入天津新学书院继续求学。课余继续泡剧场，观京戏，就在这段时间，刚满16岁的张厚载开始撰写剧评、投稿。

1912年秋天，张厚载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那时候，张厚载开始喜欢梅兰芳的戏，是梅兰芳最早的粉丝之一，也是最早评论梅兰芳戏剧作品的作者之一。

许姬传在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有如下文字：“关于梅先生的戏，最早是陶益先生在民初《亚细亚报》上发表过一篇评论。到了民国二三年间张繆子先生起来提倡，《公言报》上常见到他的作品。所以剧评一道，他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。他评梅先生的戏最多，也就是从这出《孽海波澜》开始的。”

对梅兰芳出演的《孽海波澜》，张厚载连观两场，在剧评中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：“梅兰芳与王蕙芳饰素卿、香云，在济良所，做机器生活时，最为动人，二人唱亦颇好。而梅兰芳之一温婉态度，更令人倾倒不置。”

《孽海波澜》于1914年问世，但有学者考证，早在1913年9月，张厚载已发表了关于梅兰芳的戏评。（倪斯霆著《觉醒年代中的“旧戏痴”：张厚载传》）

在一次赈灾舞会上，张厚载偶遇梅兰芳，具体经过，张厚载记录如下：“余与梅相识，远在民国三四年间。时都中名流淑媛，为江淮水灾，借外交大楼

开赈灾跳舞大会。余入场观舞，偶一回首，则梅适立余侧。因不揣冒昧，与谈跳舞与旧剧身段之异同，梅不知余为何人，乃不嫌唐突，亦述其所见。”（倪斯霆著《觉醒年代中的“旧戏痴”：张厚载传》）

粉丝邂逅偶像，喜出望外。张厚载回家后撰写一篇长文《跳舞会中之梅兰芳》，刊于《亚细亚报》。其后，该报主笔安排一场饭局，宴请了梅兰芳、张厚载等一众戏剧爱好者。席间，张厚载赋诗一首赠给自己的偶像：“长忆繁华跳舞场，并肩小立看红妆，颦时笑语今皆记，此夜容华永不忘。”张厚载说：“此为余与梅订交之始。”

自此，张厚载与梅兰芳交往长达四十年，而他作为忠诚的粉丝，一直不遗余力地宣传舞台上的梅兰芳。

1915年，梅兰芳排新戏《邓霞姑》，张厚载前往观赏，对戏中的梅兰芳评价如下：“（梅兰芳）将霞姑之天真烂漫、温柔婀娜，以及奇智侠情，种种美德，形容尽致。媒婆为雪姑议婚时，霞姑从旁作娶语，自是闺中憨态。及避乱时，随雪姑侍父母踉跄奔走，仿佛依人小鸟，楚楚可怜。……兰芳装饰之美丽，态度之娴雅，更可使座客皆心旌摇摇不能自主矣。”

在北大读书期间，张厚载被上海两家报纸聘为特约记者，不定期撰写通讯在报社发表。

张厚载在《新申报》开了专栏后，《新申报》托张厚载请他中学老师林纾为该报写稿，林遂在《新申报》开了一个专栏“蠡叟丛谈”，连载他写的文言短篇小说。

其间，张厚载几篇失实报道和有争议的文章对他产生了影响。1919年3月31日，北大开除了张厚载，此时距他大学毕业只有三个月。

张厚载被开除后，在戏剧界友人帮助下供职币制局，不久，又丢了饭碗。梅兰芳伸出援手，助他人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。工作之余，张厚载还是观戏、评戏，写得最多的还是梅兰芳其戏其人。和梅兰芳因偶遇而订交后，张厚载对梅兰芳极为关注，不仅评他的戏，也写他的日常生活：“张聊止（即张厚载）也是评戏的健者，笔墨是很好的。优优、子元等人都佩服他。聊止又同晚华（即梅兰芳）一派朋友十分联络。凡晚华一举一动，聊止都打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点也不啰唆，每作戏评总要谈到晚华的事迹。当日人们把晚华比作皇帝，聊止比作史官，左史右史，聊止一身兼任，简直是梅氏创业起居注。要考察二十年以来晚华在梨园势力并戏剧变化，聊止的稿件大有关系，虽有人反对，到底是打不破的。聊止

总算评剧界里面的一位特别重要人才。”

有人认为，梅兰芳在梨园界声誉鹊起，张厚载的宣传功不可没：“吾友张繆公以论剧知名于世，盖已十有余年，梅博士之得有今日，未始非张之功；国剧之延其生命，张亦实与有力。”

被北大开除，没有影响张厚载观赏京戏的兴致。3月底被开除，几天后张厚载就兴致勃勃去观看梅兰芳的戏，并完成了一篇《梅兰芳戏彩杂记》，对梅兰芳不吝赞词：“今日中国，尚有人焉，扬名奋翮，蔚为国光，最为一般社会倾慕心醉，赞叹不绝者，当无过于名伶梅兰芳。梅氏色艺，冠绝一时，博大精微，超出尘俗，举世瞩目，争欲一瞻颜色，遭际之隆，近代名人，罕有其匹。夫梅今日所以致此，固其自身剧艺，夔绝无上，倾动当世使然。”

梅兰芳成名后，说过一番话，对鼓励他、支持他的众多师友表示感谢：“我这几十年来，一贯地倚靠着我那许多师友们，很不客气地提出我的缺点，使我能够及时纠正与改善。这是了解我的人，都知道的。……对我有过帮助的朋友，除了本界的前辈以外，有外界的戏剧界、文学家、画家、考据家、雕刻家……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来教育我、培植我、鼓励我、支持我！这些人都具有不同的性格、独特的天才，为我作了种种的设计，无微不至。我得到了他们的启示与指导，使我的艺术一天天丰富起来，这都是我不能忘记的事。”

有学者认为：“张厚载正是梅兰芳这些师友和朋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。”

《听歌想影录》出版

随着时间流逝，京剧的艺术日趋改进、渐臻佳境。1926年7月，张厚载在《北洋画报》发表一篇文章，告诉读者，昔日批评他戏剧观的胡适、钱玄同等人，与他的分歧几乎不存在了：“从前我为了旧戏问题，常常同一班新文学家（像钱玄同、周作人、胡适之一班人）大起辩论。他们都主张把旧戏根本废除，或是把唱工废掉；他们更痛骂‘脸谱’‘打把子’，说是野蛮，把脸谱唤作‘粪谱’。但是最近他们的论调和态度，也有些变迁了。周作人曾在《东方杂志》上，登过《中国戏剧的三条路》，已主张保存旧戏。而胡适之近来对于旧戏，也有相当的赞成，去年在北京常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的戏，很加许多的好评。那时我在开明戏院遇见他，曾问道：‘你近来对于旧戏的观念，有些变化了罢？’他笑而不答。现在徐志摩、陈西滢一班人，对于杨小楼、梅兰芳的艺术，常加赞美。……咳，当时我费了

多少笔墨，同他们辩论，现在想来，岂不是多事么？”（张厚载《新文学家与旧戏》）

抗战时期，张厚载身在沦陷区，不愿任伪职，失去了经济来源，困守在家，日子艰难。他的一位朋友曾记下他那段生活：“日伪时期，虽与当时一些遗老、‘名流’过从，但不随流从俗。在法租界恒安里平房两间，夫妻度日颇艰苦，每日饭一孟，辣椒炒白菜一碟而已。除夕买鸡一只，沽酒自饮以度春节，有诗云‘只鸡斗酒强为欢’，记日伪时期生活的情况。”

除了看戏、评戏，张厚载也喜欢票戏，但国土沦陷，哪有兴致充当票友。1944年，他笔下这番话道出那段时间内心的凄凉：“近数年来，生事艰辛，穷愁煎迫，票房久已绝迹，所学各剧，束之高阁，今已全部抛荒，曲词除《弹词》外，无论何剧之唱词，几乎一字不记。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，余于戏曲，口手两离久矣，欲不荒落，岂可得哉？兴念及此，搁笔一叹！”

为打发枯寂的生活，这一年，张厚载把发表在报刊上戏评、杂感整理成一本书，取名《听歌想影录》，序中写道：“余自幼笃嗜戏曲，以听歌为乐，清季所观名伶演剧，未及笔录，都已不能省忆。民国以来，历任旧京各报剧评，随观随记，刊布以后，剪贴于册，三十年来，盈篇累牍，置之篋中，不忍弃也。寒窗无俚，偶加检阅，评论是否有当，不敢自知，自有待于方家之指正，而所记伶工剧目、地点时日，则均属信史。”

此书由天津书局出版，13万字。张厚载以这部书化解当时身处沦陷区压抑、苦闷的心情，也为后人研究戏剧留下宝贵的史料。

专著《京戏发展略史》诞生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厚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他的戏剧观也有了很大变化，对新歌剧的兴趣日渐浓厚。观看了《白毛女》和《血泪仇》，他写下这样的感受：“这两个戏，都是沿用旧京戏表演上的象征手法，而又采用话剧舞台上的灯光布景，唱调却又采取郢鄢调等等各种戏曲的唱腔，音乐方面，更有新的配合，这都表现了努力进取的精神，同时也发挥了教育群众的作用。这可说是新歌舞戏



1927年，冯武越所作张厚载画像（作者提供）

的模式。将来自然可以按照这种方式（最好再求其洗练精简），多所创造。尤其是各处地方戏的优点和特色，更可以大量采用。程砚秋近来正在调查全国各地的戏曲，将来对于戏改运动，尤其是对于创造新京戏和新歌舞戏的工作，一定有很大的收获。”

1951年，受新时代的感召，为响应“戏改”运动，张厚载完成了一部专著《京戏发展略史》。这一年，他还撰写、出版了一部七万字的《歌舞春秋》，系《听歌想影录》的续编。同年3月，上海《亦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林纾与张厚载》，回顾了张厚载被北大开除那段往事：“张厚载，即二十几年前以写旧剧批评得名的张繆子，江苏青浦人，他是林纾教授五城学堂时的学生，自被北大开除后，反而弄得大名全国皆知。……”

张厚载的名声不是因为“被北大开除”，而是因他在报刊发表的大量剧评。知堂在《知堂回忆录》说，北大被开除的学生一般“好闹事”但“有本领”：“当时蔡子民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的加以警告，但是事情演变下去，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……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，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……从来学校里所开除的，都是有本领好闹事的好学生，北大也是如此。张繆子是个剧评专家……”

尚未毕业已是“剧评专家”，之后的出名也是理所当然。

张厚载因“戏”惹祸，因“戏”得福。说他的人生充满戏剧性实不为过。张厚载16岁即发表戏评，此后虽因战争爆发而中断了一段时间，但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观戏、写戏，暮年还出版了关于戏剧的专著，说他终身与“戏剧”相伴，也不为过。